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  
第三十四回 留遺物慘終歸地府 送年庚許字配豪門

話說周乃慈托稱取龍井茶，遣香桃出房去了，便閉上房門，欲尋自盡。那香桃忽回，望見他把房門閉了，實防周乃慈弄出意外，急的回轉叫門，一頭哭，一頭大聲叫喊。家人都聞聲齊集，一同叫門。周乃慈暗忖：若不開門，他各人必然撬門而入，縱然死也死不去。沒奈何，只得把房門復開了，忍著淚，問各人叫門是什麼緣故。各人都無話可說，只相向垂淚。周乃慈道：「我因眼倦得慌，欲掩上房門，睡歇些時，也並無別故，你們反大驚小怪，實在不成事體。」各人聽罷，又不敢說出防他自盡的話，只得含糊說幾句，要進來伺候。周乃慈聽了，都命退出，惟侍妾香桃仍在房子裡不去。周乃慈早知其意，亦躺在煙炕上，一言不發。香桃垂淚道：「人生得失有定，若一時失意，何便如此？老爺縱不自愛，亦思兒女滿堂，皆靠老爺成立。設有不幸，家人還向誰人倚靠？萬望老爺撇開心事，也免妻妾彷徨，兒女啼哭才是。」周乃慈聽了，歎一口氣道：「自從十哥把庫書事托某管理，只道連年應有個好處。不想十來年間，縱獲得百十萬，今日便是禍患臨頭。從前先我在庫書成家的人，便置身事外。某自問生平，無什麼虧心事，只做了幾年庫書，便至性命交關，豈不可恨！倘若是兄弟相顧的，各人把三幾十萬報效，將來盡可沒事。今枉說從前稱兄稱弟，只某一人獨受災磨，生亦何用？」說罷，更想起自己生平的不值處，倍加大哭起來。香桃便拿出繡帕，替周乃慈拭淚，隨道：「既是如此，趁事情還未發作，不如打疊細軟，逃出外洋，圖個半世安樂，豈不甚好？」周乃慈道：「某初時也作此想，只想到兄弟朋友四個字，多半是富貴交遊，及禍患到來，轉眼便不相識，縱然逃往他處，更有誰人好相識，即自問亦無面目見人。且金督帥說我們是侵吞庫款，若在通商之國，只一張照會，便可提解回來了，這時反做了一個逃犯，反是罪上加罪，如何是好？」香桃聽罷，亦無言可說，惟再復安慰一回而罷。自此一連日夜，都輪流在周乃慈左右，防他自尋短見。凡有朋友到來拜會，非平日親信的到，一概擋駕，免乃慈說起庫書的事，又要傷感起來。惟周乃慈獨坐屋裡，更加煩悶，只不時通信各處朋友，打探事情如何。

忽一日接得一處消息，說道余子谷現在又稟到粵督這裡，說道海關庫書，歷來舞弊，如何欺瞞金價，如何設真假兩冊房，欺弄朝廷。凡庫款未經監督滿任晉京，本來移動不得的，又如何擅拿存放收息。又稱白洋關歸並，及鴉片自入海關辦理以後，如何舞弊。把數十年傳、周兩性經手的庫書事務，和盤托出。又稱數十年來傳、周兩姓相繼任海關庫書，兄弟甥舅，私相授受，互為狼狽，無怪近來關稅總無起色，若庫書吏役，反得富堪敵國，坐擁膏腴。當此庫款支絀之秋，自當徹底根究，化私為公，以裕餉源，而杜將來效尤積弊等語。金督帥見了，登時大怒。又因當時口口軍務正在吃緊，軍響又復告竭，仰屋而嗟，捋腸捋臍之際，忽然有悟，想得一計，就在傳、周兩姓籌一筆款項，好填這項數目，卻也不錯。因此就立刻傳余子谷到街，檢齊賬項卷宗，交余子谷逐一盤駁。一來因周庸祐已經有旨放了欽差，出使口口國大臣，若不從速辦理，怕周庸祐赴任去了，又多費一重手腳；又防周乃慈仍達海外而去。便一面令人看管周乃慈，一面令余子谷從速盤核庫書數目。

此時周乃慈更如坐針氈，料知這場禍機發作，非同小可，抄家兩字是斷然免不得的。誰自己看淡世情，早置死生於度外，單是妻妾兒女，將來衣食所靠是緊要的。便欲把在內地的生理產業，一概改轉他人名字。偏是那時金督帥為人嚴猛，又是不徇情面的，凡與周乃慈同股開張生理的人，皆畏禍不敢使周乃慈改名。便是所置買的產業，亦無人敢出名替他設法。周乃慈暗忖這個情景，內地的家當料然不能保全，悔當時不早在海外置些家業，謀個退步。想罷歎了一聲，只得打髮妻子暗地攜些細軟珠石等貴重物件，先避到香港居住。這時香港總督與粵省金督帥又很有點子交情，更防香港產業亦保全不得，即令把在香港所置的產業改換姓名，即金銀玩器生理的口昌字號，亦改名當作他人物業去了。那妻子們有些避到香港，有些仍留在省城光雅裡大宅子裡，伺候周乃慈，並聽候消息。前時周乃慈猶函電紛馳，到周庸祐那裡催他設法，只到了這時，見周庸祐總捨不得錢鈔斡旋，但天天打算赴京蒞任，正如燕巢危幕，不知大廈之將傾，因此周乃慈更不與周庸祐商量彌縫的法子，只聽候金督如何辦法，作個禍來順受也罷了。還虧那時看守周乃慈宅子的差人，得些好意，只作循行故事的看守，所以周乃慈也不時令人打探消息。

那一日，忽見傳成的次子傅子育到來，乃慈料知有些機密事故，即出廳上相見。看見傅子育倉皇之象，料然不是好的消息。坐猶未定，傅於育即附耳說道：「近日聲氣更自不好，聞家父從前經手的事都要一並發作來了。試想二十年來，家父已把庫書的名讓給貴兄弟做去，這回仍要發作，如何是好？」周乃慈聽罷，目瞪口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暗想傳家且不能免罪，何況自己現當庫書的？

原來傳家自失了庫書一席，家道中落之後，傳成長子傅於瑞中了舉人，出仕做官，家道復興，這時家當不下有百萬上下，所以金督帥要一並查辦起來。傅子育聽得消息，正尋周乃慈商議，今見乃慈沒句話答，心中十分著急，便又問道：「不知貴兄弟近日有什麼法子打點？」周乃慈搖首答道：「哪裡還打點得來？只聽得如何辦法便是。」傅子育道：「天下哪有斂手待斃的？不如合同三家，並約潘氏，各出些款項，報效贖罪，你道何如？」周乃慈道：「小弟早見及此，惜家兄為人優柔寡斷，凡事只聽馬氏嫂嫂主裁。那馬氏又是安不知危的，只道拜得權臣門下，做了欽差，就看事情不在眼內，雷火臨頭，還要顧住荷囊呢！」傅子育道：「昨日小弟打個電報到四川家兄任上，據家兄口電，亦作此想。如我們三家及姓潘的湊集巨款，他准可在川督那裡托他致電粵督，說個人情。足下此時即電與今兄商酌，亦是不遲。」周乃慈道：「原來老哥還不知，家兄凡有主意時，就求北京權貴。說個報效贖罪的人情，那可使得。他卻只是不理，只道他身在洋界，可以沒事。不知查抄起來，反恐因小失大，他卻如何懂得？我也懶和他再說了。」傅子育聽罷，覺報效之事，非巨款不可，若周氏不允，自己料難斡旋得來。亦知周庸祐是個守財虜，除了捐功名、結權貴之外，便一毛不拔的，說多也是無用，便起辭回去。

這裡周乃慈自聽得傅子育所說，暗忖傳家仍且不免，何況自己，因此更加納悶，即轉回房子裡去。香桃更不敢動問，免至又觸起周乃慈的愁思。乃慈獨自思量，黨風聲一天緊似一天，他日怕查抄家產之外，更要拘入監牢，若到斷頭台上，豈不更是悽慘？便決意尋個自盡。意欲投繯，又恐被人救下，死也死不去。便托稱要吃洋膏子解悶，著人買了洋膏二兩回來。日中卻不動聲息，仍與侍妾們談天，就中也不免有安慰妻妾之語。意欲把家事囑咐一番，只怕更動家人思疑，便一連揮了十數通書信，或是囑咐兒子，或是囑咐妻妾，或是囑咐商業中受托之人，也不能細表。

徐又略對香桃說道：「此案未知將來如何處置，倘有不幸，你當另尋好人家，不必在這裡空房寂守。」香桃哭道：「妾受老爺厚恩，誓死不足圖報，安肯琵琶別抱，以負老爺，望老爺安心罷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周乃慈道：「吾非不知汝心，只來日方長，你年尚青春，好不難過。」香桃道：「勿論家業未必全至落空，且兒子在堂，尚有可靠；縱或不然，妾寧沿門托鉢，以全終始，方稱妾心。」周乃慈道：「便是男子中道喪妻，何嘗不續娶？可見女子改嫁，未嘗非理。世人臨終時，每囑妻妾守節，強人所難，周某必不為也。」香桃道：「雖是如此，只是老爺盛時，多蒙見愛，怎忍以今日時蹙運衰之故，便忘恩改節？」周乃慈道：「全始全終，自是好事，任由卿意，吾不相強。」說罷，各垂淚無言。將近晚膳時候，周乃慈勉強喝了幾口稀飯，隨把手上火鑽戒指除下，遞與香桃道：「今臨危，別無可贈，只借此作將來紀念罷了。」香桃含淚接過，答道：「老爺見賜，妾不敢不受。只老爺萬勿灰心，自萌短見。」周乃慈強笑道：「哪有如此？卿可放心。」自此無話。

到了三更時分，乃慈勸香桃打睡，香桃不肯，周乃慈道：「我斷斷不萌短見，以負卿意，只是卿連夜不曾合眼，亦該躺歇些時。若困極致病，反惹人憐，如何使得？」香桃無奈，便橫著身兒躺在煙炕上。周乃慈仍對著抽大煙。香桃因連夜未睡，眼倦已極，不多時便睡著了。乃慈此時想起前情後事，憤恨益深，自忖欲求死所，正在此時。又恐香桃是裝睡的，輕輕喚了香桃幾聲，確已熟睡不應，便拿那盅洋膏子，連叫幾聲「十哥誤我」，就納在口裡，一吸而盡，不覺雙眼淚流不止。捱到四更時分，肚子裡洋煙氣發作將來，手腳亂抓，大呼小叫。香桃從夢中驚醒，見周乃慈這個情景，急把洋膏盅子一看，已是點滴不存，已知他服洋膏子去

了。一驚非小，連喚幾聲「老爺」，已是不應，只是雙眼坦白。香挑是不經事的，此時手忙腳亂，急開門呼喚家人。不多時家人齊集，都知周乃慈服毒自盡，一面設法灌救，又令人往尋醫生。香桃高聲喚「救苦救難觀音菩薩」。誰想服毒已久，一切灌救之法統通無效，將近五更，嗚呼一命，敢是死了。

府中上下人等，一齊舉哀大哭，連忙著人尋喃巫的引魂開路。是時因家中禍事未妥，一切喪禮，都無暇粉飾，只著家人從速辦妥。次早，各人都分頭辦事，就日開喪。先購吉祥板成殮，並電致香港住宅報喪。時港中家人接得凶耗，也知得奔喪事重，即日附輪回省。各人想起周乃慈生時何等聲勢，今乃至死於自盡，好不悽慘！又想乃慈生平待人，頗有義理，且好恩恤家人及子姪輩，因此各人都替他哀感。其餘妻妾兒女，自然悲感，就中侍妾香桃，尤哭得死去活來。但周乃慈因畏禍自盡，凡屬姻眷，都因周家大禍將作，恐被株連，不敢相認，自不敢到來祭奠。這都是人情世故自然的，也不必多說。因此喪事便草草辦妥，亦不敢裝潢，只在門前掛白，堂上供奉靈位。家人婦子，即前往避香港的，都願留在家中守靈。

次日，就接得香港馬氏來了一函，家人只道此函便算弔喪，便拆開一看。原來馬氏的三女兒名喚淑英的，要許配姓許的，那姓許的是番高人氏，世居口口街，名喚崇蘭，別號少芝。他父親名炳堯，號芝軒，由舉人報捐道員，是個簪纓門第，世代科名。當時仍有一位嫡堂叔祖父任閩浙總督，並曾任禮部大堂，是以門戶十分顯赫。周庸祐因此時風聲鶴唳，正要與這等聲勢門戶結親，好作個援應。馬氏這一函，就是托他們查訪女婿的意思。惟周乃慈家內正因喪事未了，禍事將發，哪裡還有這等閒心替人訪查女婿？香桃更說道：「任我們怎樣憂心，他卻作沒事人。既要打點丈夫做官，又要打點兒女婚嫁，難道他們就可安樂無事，我們就要獨自擔憂不成？」便把那函擲下，也不回覆去。

且說周庸祐自從得周乃慈凶耗，就知事情實在不妙，只心裡雖如此著悶，惟口中仍把海關事不提，強作鎮定。若至馬氏，更自安閒，以為丈夫今做欽差，定得北京權貴照應，自不必畏懼金督。且身在香港，又非金督權力所及。想到這裡，更無優無慮。惟周庸祐口雖不言，仍時時提心吊膽。那日正在廳上納悶，忽門上呈上一函，是新任港督送來，因開茶會，請埠上紳商談敘，並請周庸祐的。正是：

方結蔦蘿收快婿，又逢茶會謁洋官。